

# 时间与情态的内在一体性 ——以英语过去时的情态功能为例\*

湖南大学 刘正光 吴 辉 余 毅

提要：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并非一个绝对概念，而是由观察者所处状态引发的主观幻觉。时间认识的主观性必然导致时态的多义性和主观性。时态在履行认知定位功能时会涉及到说话人的认识与判断，这就为时间情态一体性奠定了基础。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时态表达的意义本质上不是时间而是情态。本文以英语一般过去时的多义性阐明时态情态的内在一体性，由此证明一个基本观点，即句法-语义的动态互动关系本质上产生于句子本身的时间性。本研究也有利于解释为何汉语语气词是完句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时间；情态；一体性；英语过去时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24)05-0614-14

## The Merging of Time and Modality: Evidence from the Epistemic Function of English Past Tense

LIU Zhengguang WU Hui YU Yi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time is not an absolute concept but a subjective illusion induced by the observer's state of mind. This subjective nature of time percep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s crucial for the polysemy and subjectivity of tense. Since the grounding of events by tense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nt of the utterance and the viewpoint of the speaker in the speech situation, the semantics of tense is of both time and modality, or even more radically, more of modality than of tim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rging of time and modality of the English past tense which is polysemous, thereby confirming the view that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results from the temporality inherent in the utterance. This research also helps to illuminate the modal particles, function of sentence completion in Chinese.

Key words: time; modality; merging; English past tense

### 1. 引言：时间感知的主观性

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经典物理学，时间和空间都是世界的绝对存在，是两个最基本的维度。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认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时空认知差异下的汉英句法语义关系对比研究”(19AYY012)的支持。

识。在相对论中，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的参考系。当两个物体相对运动时，它们的时间流逝是不同的。例如，当一个人在高速列车上观察另一个人时，他会发现对方的时间流逝速度比自己快，这被称为时间的相对性。因此，时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种由观察者所处的状态而产生的主观幻觉。

时间在句子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时态，与说话时间相关。因此，时态必然与人类对时间流逝的感知经验相关。在时间单向的流逝过程中，“现在”介乎于不可逆与可能性或不确定性之间，过去意味着事件性是无法改变的不可逆事实，将来意味着不确定性或可能性。认识情态的基本内涵是表达说话人的确信度(Boye 2016)，即对命题可能性和确定性的判断与评估。由此可知，时间与情态具有内在的联系。本文以英语过去时为例，探讨时间情态融合共生的基础与路径。

## 2. 一般过去时的两种属性：指称与认知距离

关于过去时的内涵或定义，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指过去，表达过去发生的事件或情状。持此观点的学者如 James (1982)、Comrie (1985)、Fleischman (1989)、Declerck (1991, 2006)、Smith (2007) 等，如例(1)。

(1) a. At seven o'clock yesterday John promised to give me ten pounds.

b. John lived in Manchester from 1962 to 1982.

c. Up to this moment this disease was incurable.

Comrie (1985)指出，过去时的作用是在时间轴线上确定先于现在时点情状发生的时点或时段，不会谈及情状是否延续到现在或延伸到将来。

第二种是认识性过去或非事件性过去，表达认知距离，过去时的形态标记并非指向过去，而是表示所描绘的情状在认识上远离说话人现在的实际。持此观点的学者如 Langacker (1978, 1991)、Iatridou (2000)、De Mulder (2004)、Brisard (2010)等，如：

(2) a. She may improve.

b. She might improve.

Langacker (1978)指出，(2)b 中的过去时表达距离(distal)，不能把(2)b 中的“might”看成是表达过去的一种可能性，而是表达比 may 更微弱的可能性，比 may 表达更远的情态距离。过去时的这种情态意义，主句的谓语动词也一样：

(3) a. If I knew the answer, I would tell you.

b. It's time that you went.

例(3)中的谓语动词 knew、would 和 went 都是表达某种情态距离，拉大说话人与谓语表达的现实之间的认识距离，如(4)所示(Langacker 1978)：

(4) a. He ran.                    G—DIST—DO—RUN

b. He might run.            G—DIST—MAY—DO—RUN

其中，G (ground)代表言语行为和说话人，DIST 代表认识距离，DO 代表存

在, RUN 代表客体内容。(4)a 与(4)b 的区别在于多了一层具体认识内涵(MAY)。Langacker 进而认为过去时的形态元素表达的不是过去时而是远离当下的现实。该观点成为了过去时情态意义的普遍认识,即时态和情态互为一体(Boogaart & Fortuin 2016: 522)。

第二种观点认为,过去时表过去时间是典型用法,指向实际世界发生的事件,情态用法是违实用法(Patard 2011: 280-281)。该观点呼应了 Dahl (1997) 的认识,即过去时的情态用法是从过去时的指称用法派生出来的,虽然与 Jaszczolt (2009, 2011) 的时态即情态的观点有些不同,但能分别解释过去时的各种意义和语法表现。

“过去”在认知上的两层不同含义意味着时间性强弱的差异。已经过去了的,都成为了事实,更容易被识别,事件性更强,时间性也随之更强。相反,从说话人视角来看,正因为过去了,那么“过去”与当下就存在了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会将说话人表达的命题内容与实际现实区隔开来,从而减少说话人的介入度(commitment)。在人类认识经验中,随着距离的拉大,印象会随之模糊,也就越难确定。这体现出经验与认识态度之间的关系。Craig (1998) 认为,人类经验作为时间存在的重要之处在于对待过去与将来事件的特定态度。过去的事件如果是愉悦的,我们回味时就会带着留恋。反之,我们就会感到如释重负。同样,如果对将来事件展望时可能不愉悦,就会害怕。反之则会期待其发生。当然,这样的经验都必然是时间定位了的(tensed),因为事物或事件不可能独立于经验而存在。

但上面关于过去时的指称与情态二分观点切割了时间用法和情态用法之间的内在联系。Patard (2011) 试图巧妙地淡化这个问题。他指出,用过去时形态标记表达的是过去时间用法,如(1)a,情态用法则由其他语法手段来实现,如例(2-7)。虽然这种处理对于语言教学很有帮助,但难以实现理论阐释上的内在自治和经济性。

### 3. 情态: 时态的本质属性

#### 3.1 哲学家对时间与情态关系的认识

哲学家对时间性、时态与情态的关系所做的深入探讨,对揭示时间与情态在语言系统的价值与功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3.1.1 两个时间系列

哲学家 McTaggart 对时间的两分系列一直深刻影响着人们对时间本质的认识。他(1908: 127) 把时间区分为 A 系列和 B 系列。其理由是: 人们把事件区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因为对于人类而言,无论何时,直接的感知是一种心理状态,在感知某个事物的同时还会有其他感知,以及相关记忆和期待。因此,现在就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既可以由此回忆过去,也可以由此展望未来。过去和将来就不必如此。如此一来,对时间的认识就有两种可能: 一是把时间看成是实

际的、运动的，从过去到现在进而到将来，或说把事件看成是从将来走向现在再到过去；二是把时间看成是人类组织无时间性现实的方式 (Jaszczolt & Srioutai 2011)。

A 系列指从遥远的过去逐渐运动到遥远的将来的过程 (McTaggart 1908: 111)，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事件都可以由时间来标记，这时，观察者是静止的，目睹着时间在眼前运动，如图 1 (转引自 Jaszczolt & Srioutai 2011: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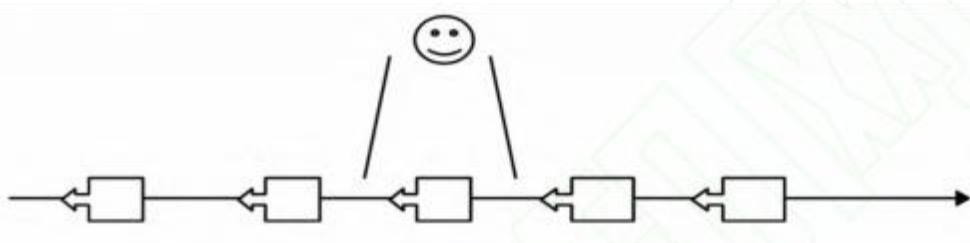


图 1 A 系列的概念化方式



图 2 B 系列概念化方式

B 系列指事件运动的先后顺序，没有时间标记 (untensed)。该系列的时间其实是心理时间，是观察者记忆累计起来的结果，是观察者从静止的真实事件中观察的结果，如图 2 (转引自 Jaszczolt & Srioutai 2011: 251-252)。

哲学家理解与解释时间一般用两种视角，一是情态视角，二是空间视角。情态视角把时间看成是心理现象，即时间是心理时间，人类从确定性和可能性的维度来概念化时间，这意味着情态的概念比时间的概念更本源。空间视角是把时间上的点类比为空间里的点或区域 (Jaszczolt 2008: 32)。

### 3.1.2 时态即情态

时态即情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1) 时态逻辑依据模态逻辑来描写。Lyons (1977: 809-815) 从时态逻辑和模态逻辑的角度论述了时间与情态的关系。他说时间是话语的意义，命题在逻辑学家看来是没有时间的 (tenseless or timeless)，只有涉及到命题真假判断的时候才与时间相关，即事态 (state of the world)( $w_t$ ) 所在的时间( $t_t$ )，如 “it is raining”、“it was raining”、“it has been raining”，就是不同时间的事态。但 “it be raining” 则可

能与每个不同的时点相关,属于可能世界的事态。那么,时态逻辑可以用可能世界的术语和概念来描写。时态指称的时点就是用来识别某个可能的事态( $w_0$ )。由此,可能世界的某种可能性或必然性将时态的指称功能与情态功能建立起了联系。

2) 时态与情态共同实现认知定位。在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体系里,认知定位(grounding)是语言系统最重要的认知要求,起作用的是时态和情态。时态的指称性用法表达话语时间与事件时间的关系,从时间上对情状进行认知定位。认知定位涉及到话语内容与说话人视角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情状的评估与判断,体现出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变化 (Patard 2011: 286-288),因而时态是表达认识情态和语气的基本要素 (Boogaart & Fortuin 2016)。时态在履行认知定位功能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认识情态意义。这表明,时态和情态并非彼此分离,而是融为一体的。

3) 经验的表征以非时间性为组织原则。关于时间,哲学家们有两个主要认识,一是时间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二是时间是一条线,事物的状态就是这条线上静止的点。当我们把时间看成是一条线时,这是一种确定论视角(determinism)。当我们把时间看成是一条运动的河时,现在和过去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但未来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了。过去往往与确定性相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性也随之减少。

Jaszczolt (2009: 33-35) 还认为,时间的概念化依赖于人们对事件与状态间因果关系的理解。因此,时间性作为语义范畴就与情态范畴彼此相似,或者说时间性来源于情态范畴,甚至更激进一点,时间性就是情态。时间的流逝所意味的不确定性与认知主体对时间、对世界的评估(评价)与判断相关,实际上就是说话人对事物或情状所持的态度或看法。

Jaszczolt & Srioutai (2011: 240-250) 进一步认为情态是时间性的基础,时间性只是情态的一个小类,或时间即情态,因为时态、体态、整个命题都是事件的心理表征,以非时间性为组织原则。论据有四: 1) 时间性是依据视角和可能发生的事情(contingency)而出现的,时和体皆基于更始源性的概念,如言据性(Moens & Steedman 1988, Steedman 1997); 2) 目标、计划与因果将过去、将来与现在联系起来,时间的编码由人类认知结构中的将来取向驱动(van Lambalgen & Hamm 2005: 13); 3) 从真值条件语义角度出发提出的时态违实理论,即某时点的真值由某世界的真值取代(Parsons 2002, 2003); 4) 泰语时体的语法与词汇标记可有可无,情态标记常常充当时态标记,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态意义(Jaszczolt & Srioutai 2011: 250)。d<sub>1</sub>ay<sub>1</sub><sup>112</sup>既是过去时标记又是认识情态意义标记。其过去时间性通过默认语义来表达。

由此, Jaszczolt (2009: 137) 提出了“时态即情态”这样激进的观点。其实, Langacker (2001) 在论述一般现在时的时间用法和情态用法时就提出过类似观

点,只不过没有展开讨论。他说,现在时的情态用法比时间用法更具概括性。

4) 确定性和可能性是时间概念化的基础。Jaszczolt (2009: 137) 还声称,过去时也表达情态。其理据是:情态是理解时间概念更原初 (primitive) 的概念,是远离了确定性的认识上的可能性;认知的概念依据物理世界中的现实时间 (real time) 概念;现实时间概念又依赖于可能性,因而现实时间本质上具有情态属性。

Jaszczolt (2009: 32) 认为,人们是从确定性和可能性来概念化时间的。其认识论基础是 McTaggart (1908) 的 B-系列时间,即心理时间。这与前面 Craig 的观点有所不同。Craig 认为,人类经验均须经时间定位后才是理性、客观的。而心理时间是没有时间定位的。但两种相左观点都认为,时间具有主观性,体现人们对待经验的态度,因为时间概念中都会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基本要素,如经验、期待、记忆力、记忆。当记忆与实际发生的事件并置时,过去就具有了双重性:实际的过去与虚拟的过去。如战争题材片往往根据实际发生的某次战争而拍摄。实际发生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流逝,物是人非,尘封或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影片根据文献记载、当事人的回忆录,甚至民间传说重构出当年的战争画面,就只是根据现在的需要所虚构的过去了。重构的过程中,一定会包含创作者对待历史事件的认识和态度。

这样,确定性和可能性就成了建构内在时间的基础,时间性和情态在语义范畴也就有了契合之处,即时间性来源于情态,或时间性就是情态 (Jaszczolt 2009: 35)。

### 3.1.3 过去时的情态属性

过去时的情态具有程度差异,体现出说话人的介入度。介入度越低,情态程度越高。(5)中的例子表明过去的不同表达方式,体现了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确定性介入度的程度性 (cline) 的递减变化 (Jaszczolt 2009: 78-79):

(5) a. Jane went to Scotland yesterday.

b. Jane would have gone to Scotland by then.

c. Jane may have gone to Scotland yesterday.

d. This is what happened last Monday. Tom, Jane and their dog Flossie go for a cliff walk in Eastbourne. Jane is looking at the scenery and Flossie starts pulling her over the edge. John runs up to her and saves her life by catching her at the last moment.

例(5)都是表达一个过去的事件。(5)a 是过去时最典型的过去事件的表达方式,即过去时的指称性用法。说话人介入度最高,客观性最强。(5)b 表达的是一种认识上的必要性过去,指说话人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作出的判断,也是一种推理言据性。(5)c 表达的是一种认识上的可能性,即可以很有把握地宣称 Jane 去了苏格兰。(5)d 体现出过去时与现在的关联,即过去时往往以现在为视点。说

话人是把现在视点强加给过去事件,以期让叙说的事件成为注意的焦点,使其更生动、更可信,就如发生在眼前正在经历的事件。过去事件现在的叙事视角实际就是增加话语的可能性。

#### 4. “过去时”情态意义的三种生成方式

时态的情态意义有三种生成方式:情态生成语、情态回溯和情态条件化。其中情态回溯就是指用过去时表达现在的情状或过去完成时表达过去的情状。就过去时情态意义的生成方式而言,情态条件化和情态回溯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把这两种方式整合为一种,得出过去时情态意义的三种方式:1) 情态生成语;2) 违实条件构式(情态条件化和情态回溯), Declerck (2006b: 166) 称之为过去时(包括过去完成式)的委婉用法(tentativeness);3) 现在叙事(Patard 2011: 279-280)。

##### 4.1 情态生成语

情态生成语指创造情态世界的语言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 意向性动词(如 *believe*、*suppose*、*imagine*), 或含有某种态度的意向性动词(如 *intend*、*want*、*hope*、*wish*); 2) 情态动词(如 *can*、*may*、*must* 等); 3) 表达将来的时体构式(如 *be going to*、*be about to* 等), 4) 情态副词(如 *perhaps*、*possibly*、*duly*、*obligatorily* 等); 5) 插入性话语标记语(如 *I think*、*I believe*、*I suppose* 等)。情态生成语一方面赋予命题情态意义,另一方面具化情态意义的内涵。

(6) a.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his book.

b. If you wanted to, you could write a book.

c.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 cancel the third world debt.

(7) a. Tom would have gone to London by then.

b. Tom may have gone to London yesterday.

例(6)和(7)主要体现情态生成语的作用。(6)a 有小句性的 *I thought* 和情态动词 *might* 表达社会礼貌。(6)b 有 *wanted to* 和情态动词 *could* 表达某种情状实现的可能性。(6)c 有条件句和助动词 *would* 表达一种非现实性或违实性。(7)与(6)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运用了情态生成语助动词或情态动词。不同点在于,(7)使用的是完成式。(7)a 添加助动词既表达了认识上的必要性,又表达了一种对过去情状推理的言据性。(7)b 添加情态动词表达对过去可能性的评估或猜测。

##### 4.2 情态回溯和情态条件化

情态回溯作为一种基本的机制或手段,在句法上表现为形式距离拉大(formal distancing),在时间上则往过去推移,从而产生违实解读。情态条件化指在不使用条件表达式的情况下,句中的现在时由相应条件句中的动词时态所替代(Declerck 2011: 28-31)。本质上说,(6)已经综合体现了过去时表达情态意义的情态回溯和情态条件化这两种生成方式。接下来考察例(8-13)。

- (8) a. I hoped to sit beside her.  
 b. → I **had hoped** to sit beside her.  
 c. → I **had hoped to have sat** beside her.
- (9) It's time we **had** our lunch.
- (10) a. And if you **left** me I would suffer a great deal.  
 b. If someday you left for ever, the flowers would lose their perfume.  
 c. If I had longer arms I could push the clouds away.
- (11) [What a nice view!] We might be in Switzerland!
- (12) A: Jack is happy back home with his parents.  
 B: It {seems/would seem} so.

例(8)b 表达曾经有过这种愿望, (8)c 既表达了曾经的愿望, 也表明所愿行为没有实现。(9)用过去时表达话语时间还未成为实际 (factual) 的情状, 因而含有提醒或建议的含义。(10)所表达的是一个违实命题, 表面上是由条件句和主句里的过去时表达, 实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连词 *if* 激活一个可能世界, 与真实世界无关 (Declerck 2001), 或者说建立起了一个不同于说话人的心理空间 (Fauconnier 1994), 从而让说话人无需关注客观现实, 即无需关注说话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的关系。另外, *if* 构成的条件构式建立起了一个  $p \rightarrow q$  的逻辑蕴含关系。这一类构式所表达的违实性或可能性并不是过去时本身的意义, 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过去时在形式上将这些意义进行编码。主句中的 *would* 作为 *will* 的过去式形式表达将来的话, 按照传统语法应该是与第三人称连用。而在违实条件句里, 这种限制没有了, 事实上它蕴含了一个转述者的声音。这样就把说话人与交际现实区隔开来。典型的例子再如 “The horse told the boy that he would help him get out of here” (Patard 2011)。根据 Declerck (2011: 29-30) 的解释, (11) 相当于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us to be in Switherland”, 因此 “It would seem as if we were in Switherland” 就成为了 “We may be in Switherland” 的条件化表达。(12)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用 *would seem* 替代 *seem*, 给 A 的话语所表达的意义增加了一份可疑或不一定如此的感觉。

#### 4.3 现在时叙事

Jaszczolt (2009: 78-80) 提出从交际意图和激发观众参与度来解释现在叙事, 并提出了以下关联关系: 对话语真值的介入度越强, 话语的信息表达意图也越强, 话语客观性越强; 对话语真值的介入度越弱, 信息表达意图也越弱, 情态性就越强。

- (13) This is what happened. Jane goes to Scotland, meets this dashing bloke from Edinburgh, falls in love, and, before you know it, they are married and settled in a cottage by a Scottish loch.

在(13)中, 第一句中的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明确了事件发生的时间。



但是在随后述说事件发生的过程时候, 句子用的是现在时。前后两句的变化意味着说话人视角和态度的变化, 创造出一种亲历者或参与者的感觉, 传递着说话人与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表达效果更生动、更可信。

#### 5. 过去时表情态意义时的标记要求

Patard (2011)指出, 过去时不能独立表情态意义。若要表情态意义, 则必须要有情态标记共现, 如 *if*、*would* 等。Dahl (1997: 100)指出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即认识性过去时为什么需要与情态标记共现, 而指称性过去时的用法无需情态标记。无奈之下, James (1982)、Dahl (1997) 和 Hogeweg (2009) 将这种带情态标记的过去时表达认识情态的用法称之为非常规用法。

(14) a. I **wish** I was a punk rocker with flowers in my head.

b. **If only** I could win (had won) the lottery!

(15) **Suppose** you were a rose and I **was** a whip-poor-will.

(16) **I, d like** to live **as if only** love mattered.

(17) a. **I, d just as soon** they were all in bed.

b. **I' d rather** they were all in bed.

c. **I wanted** (want) to ask you to do me a favor.

在祝愿句里, 如(14), *if only* 是句法性情态标记语, *wish* 是词汇性情态标记语。其功能和条件句里的 *if* 一样, 把话语与说话的现实区隔开来。过去式意味着说话人与现实的关系或距离要远一些。(15)是假设句 (suppositive), *suppose* 是表达假设的词汇标记, 也可以用 *supposing* 的形式。从心理空间理论的角度来看, *suppose* 作为一个心理空间建构语, 虚构了一个与说话现实不同的可能现实, 从而拉大了说话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距离。随后的过去时则把说话现实与实际现实的距离表达了出来。(16)是虚构句。其中的标记语 *I, d like to* 表达一种心理愿望, *as if only* 表达出说话人的某种评价, 过去时把这种评价的真实性与现实的真实性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17)作为言语行为句, 表达说话人建议。“建议”的意义来自于过去时所表达的“非事实性” (Declerck 2006, 2011), 因为过去时表达认识情态意义时, 传递的是说话人认知中的现实与实际现实间的距离。因此, 与现在时相比, 过去时所表达的这种非事实性就能缓解说话人的语气。由(17)还可以看出, 话语的语用意义往往含有认识情态意义。(17)c 中的情态化标记语是谓语动词 *wanted* 和表达具有类指性的非现实性情态的不定式短语。不定式是表达非现实性的常见结构, 表达的是并未实际发生的未来事件, 再如 (Bailey 1985):

(18) a. They, ll be glad for her to be on time.

b. They, re praying for him to get well.

c. He, s working hard (in order) to pay for the holiday.

过去时表示情态意义时，一般要有语法标记，如连词或助动词等 (Patard 2011: 282)，而现在时可以直接表达情态意义，这是为何？我们认为，还是时间性强弱在起作用。过去时的时间性比现在时强 (欧亚美、刘正光 2019)，所以要通过一定的语法标记来消解其强时间性以利于传递其认识情态意义。这些标记通过构建一个可能世界，将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将实际 (actuality) 转换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可能世界里的情形或事件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因而事件性弱，时间性也随之弱化。时间性弱化，认知定位就越不确定或模糊，因而创造了情态意义产生的土壤。

从操作机制上来看，以上各例能够表达情态意义，经历了一个时间上的情态回溯过程，即谓语动词的时态形式往远拉向过去，从而延长认知距离，为建立可能世界提供认识基础。虽然学者们看到了过去时表达情态意义要有一定的表达手段或方式，但为何需要这些手段，其根本理据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

#### 6. 标记语的作用：消解时间性

Jaszczolt (2009: 159) 虽然顺带解释了过去时表达情态意义时语法标记的作用，认为它们是为了表达说话人认识介入度的程度差异。显而易见，这种解释并没有说清楚情态意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过去时表达的现实化情状，时间性强。根据认知语法的时空定位理论，时空性越强，时空定位越明确越具体，情状与实际现实的吻合度越高，客观性也越强。如上节所述，标记语的作用在于拉长认知距离，即在将时间点延长为线的过程中弱化其时间性。时间性越弱时空定位越模糊，则主观性越强，越适合于表达情态意义。

由此观察，过去时表达情态意义的各种语法手段或标记，都是为了通过弱化命题的时间属性来弱化命题表达的客观性，即标记语的作用在于消解命题的时间性。

例句(6-8)、(14-17) 体现了两种时间性消解方式。一是时间回溯 (throwback)，将现实性句子转变为非现实性或违实句，即用过去时的形式来表达现在时间的情状 (Bailey 1985)，如各句谓语动词的形式所示；二是运用条件化手段配合时间回溯，如 *if*、*only if* 和 *if only*。条件化和情态回溯能增加句子的情态意义，因为它们同时还是心理空间或可能世界的建构语，在激活可能世界的同时，为说话人评价和判断情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例(16)的不定式结构表达的将来或未然的行为只是说话人心理或认知当中可能发生或出现的情状，本身是无时间性表达方式。

#### 7. 距离隐喻映射：过去时表示情态意义的认知机制

过去时与情态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前面第三节虽然从表达形式

或方式上说明了过去时生成情态意义的过程，但还未触及两者间本质性的内在联系或生成机制。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于此提出了不同观点和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5 种：隐喻映射、说话人对现实真实性判断、推导性解读、虚拟条件和体维度。但真正能较好阐释从时间到情态的产生过程的是隐喻映射。隐喻映射观也许是最为人熟知的观点，认为过去时与情态之间的相似性在于时间距离映射到了认识距离 (Lyons 1977; Langacker 1978; James 1982; Fleischman 1989)。

第二节已经阐述了 Langacker (1978) 关于过去时表达认知距离的观点。这为隐喻映射观奠定了理论基础。Fleischman (1989) 从功能角度出发，认为句子的意义实现涉及三个维度：指称维度关涉话语的命题内容；篇章(语篇)维度关涉各种语言组织资源以建立话语的连贯性，表达与篇章(语篇)结构相关的信息；表达性维度关涉社会、心理、情感等各种类型的语言资源以表达说话人对谈及的内容、参与者等的态度。时态贯穿这三个维度。表达性维度上指的就是时间距离这个隐喻概念。其基本理据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言语事件时空距离上都是临近的 (proximate)，并被感知为现实的、真实的。相反，非此地此时发生的言语事件就是遥远的，被感知为非现实的、非真实的。这种时空的距离扩展到抽象的概念和认知范畴，就是一种隐喻映射，如下图 3 (转引自 Fleischman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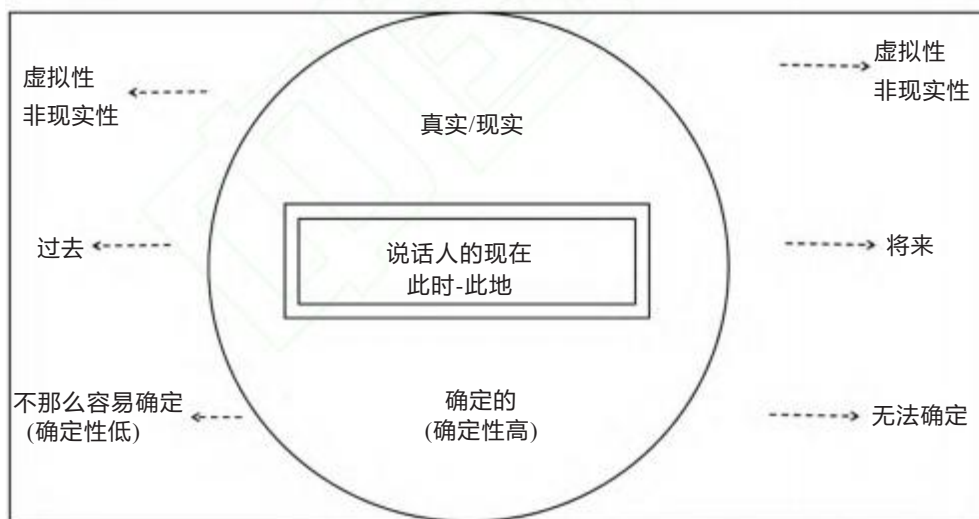


图 3 时间距离的概念与认知扩展

由图 1 可以合理推论，过去可以映射为非现实。过去所隐含的时间距离就可以用来解释情态距离，即确定性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评估。

(19) a.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b. I wanted to ask you a question.

(20) a. I intend to help him (but he wouldn't let me.)

b. I had intended to help him (but he wouldn't let me).

(21) a. I will be happy if she attends tomorrow's meeting.

b. I would be happy if she attends tomorrow's meeting.

(19)b 没有(19)a 那么直接, 也更委婉一些。(20)a 只表明我有此意图而已, 而(20)b 的过去完成时则意味着我没有履行帮他的意图。(21)a 可以作开放性理解, 即有可能来参会也可能不会来参会, (21)b 则是一个委婉性条件, 即我认为她极有可能不会来参会 (Declerck 2003)。时间回溯(过去时)的本质是拉开时间距离, 其基本作用不是为过去的情状确定时点, 而是在表达时间的遥远中表达情态的遥远或距离。事实上, 这种时间上的遥远真正表达的是与现实的距离。

将现在或将来的行为事件用过去时表达实际就是拉大时间距离, 减轻话语的强硬性 (assertiveness), 将时间距离映射到社会或情感范畴, 最常见的是言语行为, 如:

(22) a. **Would/could** you do me a favor?

b. **Did** you want to see me about something?

c. I **thought/was thinking** about asking you to dinner.

d. I **was hoping** we **could/might** get together next week.

e. I **was just passing by** your house and **thought** I'd stop and say hello.

(23) a. I **had thought/had been thinking** about asking you to dinner.

b. I **had hoped** we might get together next week

过去时将当下的言语行为与现实相分离, 能缓和说话人话语的强硬性, 语气缓和下来语用上就更礼貌了, 如 (22-23) 所示。

#### 8. 认知定位中的背景知识协调: 时态情态功能的来源

在认知语法看来, 具有定位功能的指示语(包括时态)所表达的意义与语言使用者对语法关系的概念化方式相关, 因而指示语并不完全是逻辑学所持的指称与识别这样的客观属性, 而是具有主观性 (Langacker 1993)。指称对象的确定往往依赖话语参与者的知识或信息储备。定位的目的是建立心理联系或引导注意力朝向话语参与者能共同确定的所指对象。为了实现定位, 话语参与者需要调用其认知能力和背景知识中的共有知识库, 从而确定认知定位的维度和意指的个例, 这实际上是一个指称或认知协调的过程 (Langacker 1991: 91)。这说明, 定位并非仅关注指称本身, 某种程度上更关注在推理的基础上确定指称的程序过程, 因而会包含许多情态甚至情感的意义。如此一来, 指示语就不仅仅表达所指对象的空间邻近性和距离或其唯一的可识别度; 时态也就不仅仅只表达时间的位置, 因为时态在定位时所发生的认知协调必定产生情态与语篇用法的泛在性和创造性。事实上, 背景或者认知定位指的是认识上的确定性或控制, 在语法中自然就具有了主观性 (Brisard 2002: XVI)。

## 9. 结语

本文先对过去时的两种认识进行了阐释,并据此论述了过去时情态意义的表现形式及其句法条件和限制性条件,最后论述了过去时情态意义的生成方式。时态和情态互为一体,这一认识间接阐明了为何情态在英语中具有认知定位功能,为何汉语中的语气词能够完句。换言之,由于时态和情态互为一体,情态就能和时态一样起到认知定位的作用,认知定位一方面确定信息的可识别度,另一方面将定式句子所表达的情状与具体的场景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完句。谓语动词若不与时态或情态相联系,就只能表示某类行为过程,无法明确其事态所处的时间位置。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Bailey, C. J. N. 1985. Irrealis modalities and the misnamed 'present simple tens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5(4): 297-314.
- Boogaart, R. & E. Fortuin. 2016. Modality and mood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J. Nuyts & J. Van Der Auwer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ality and Mood*. Oxford: OUP, 514-534.
- Brisard, F. (ed.). 2002. *Grounding: The Epistemic Footing of Deixis and Reference*.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risard, F. 2010. Aspects of virtuality in the meaning of the French imparfait. *Linguistics* 48: 487-524.
- Comrie, B. 1985. *Tense*. Cambridge: CUP.
- Craig, W. L. 1998. Tensed time and our differential experience of the past and future.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7: 515-537.
- Dahl, Ö. 1997. The relation between past time reference and counterfactuality: A new look. In A. Athanasiadou & R. Dirven (eds.). *On Conditionals Agai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97-114.
- De Mulder, W. 2004. Can there be a nontemporal definition of the French imparfait? A 'network' approach. In F. Brisard (ed.). *Language and Revolution/Language and Time*. Antwerp: Universiteit Antwerpen, 195-222.
- Declerck, R. 1991. *Tense in English: Its Structure and Use in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Declerck, R. 2003. Distancing vs. backshifting. *Leuvense Bijdragen-Leuven Contributions in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92: 13-22.
- Declerck, R. 2006. The relation between temporal and modal uses of indicative verb forms. *Cahiers Chronos* 13: 215-227.
-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Cambridge: CUP.
- Fleischman, S. 1989. Temporal distance: A basic linguistic metaphor. *Studies in Language* 13: 1-50.
- Hogeweg, L. 2009. What is so unreal about the past. In A. Tsangalidis & R. Facchinetti (eds.). *Studies on English Modality-In Honour of Frank R. Palmer*. Bern: Peter Lang, 181-208.

- Iatridou, S. 2000. The grammatical ingredients of counterfactuality. *Linguistic Inquiry* 31: 231-270.
- James, D. 1982. Past tense and the hypothetical: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Studies in Language* 6: 375-403.
- Jaszczolt, K. M. 2008.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in Gricean pragmatics and Frege's legacy. In I. Kecskes & J. Mey (eds.). *Intentions, Common Ground, and the Egocentric Speaker-Heare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9-45.
- Jaszczolt, K. M. 2009. *Representing Time: An Essay on Temporality and Modality*. Oxford: OUP.
- Jaszczolt, K. M. & J. Srioutai. 2011. Communicating about the past through modality in English and Thai. In A. Patard & F. Brisard (eds.).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Tense, Aspect, and Epistemic Modal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49-278.
- Langacker, R. W. 1978. The for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English auxiliaries. *Language* 54: 853-882.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3. Universals of construal.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 447-463.
- Langacker, R. W. 2001. The English present tens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 251-271.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ol. 1-2)*. Cambridge: CUP.
- McTaggart, J. E. 1908. The unreality of time. *Mind* 17: 457-74.
- Moens, M. & M. Steedman. [1988] 2005. Temporal ontology and temporal referenc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4. Reprinted in I. M. J. Pustejovsky & R. Gaizauskas (eds.). *The Language of Time: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3-114.
- Ou, Yamei ( 欧亚美 ) & Liu, Zhengguang ( 刘正光 ). 2021.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orality and grammatical markings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16-28. [2021, 英汉时间性与语法标记的关联模式.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 Parsons, J. 2002. A-theory for B-theorist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2: 1-20.
- Parsons, J. 2003. A-theory for tense logicians. *Analysis* 63: 4-6.
- Patard, A. 2011. The epistemic uses of the English simple past and the French *imparfait*: When temporality conveys modality. In A. Patard & F. Brisard (eds.).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Tense, Aspect, and Epistemic Modal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79-310.
- Smith, C. S. 2007. Tense and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Lingua* 117: 419-436.
- Steedman, M. 1997. Temporality. In J. van Benthem & A. Ter Meulen (eds.). *Handbook of Logic and Language*.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895-937.
- van Lambalgen, M. & F. Hamm. 2005.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Events*. Oxford: Blackwell.

收稿日期: 2024-03-17; 作者修改稿, 2024-05-21; 本刊修订, 2024-06-02

通讯作者: 余 毅 <1119294891@qq.com>

410082 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Yu 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P. R. China